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五十五回 佳徒弟才高責重 酸秀才弊大心窮

話說黃興到了李金華塾外，窺見次子受責，不便入室，遂卻步轉回。走至自己學門以外，聽得塾中怒聲大發，又卻步走到院內，暗暗窺伺。卻是許順被責，亦不問何事，即回到家中。自思道：「誠齋心性聰敏，作為不苟，足見誠齋身分。這是為著甚麼呢？豈不知禮義責備賢者。至於許順本是個莊家孩子，那卻不足為怪。」這便是護局子。遂向陶氏說了一遍。陶氏道：「從先我害這個病，如今我卻好了。居然化毒，陶成賢良。你怎麼也入了此門？溺愛一著，是誤子弟病根。人家的孩子就該打，自己的孩子就准沒有差麼？若沒有錯，他老師也不能胡打亂敲的。」黃興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申先生有兩歲年紀，到底溫柔些。這卻不然，那知學規更嚴。那李先生年青少年壯，性情暴躁，教不嚴，師之愆，李先生勤於教讀，非性情暴躁也。吾所以說這個。」陶氏道：「暴躁也罷。孩子們沒有一點錯，總不能拿邪嫌。再者，李先生上了這幾月學。無所不教，教的孩子們全都循規蹈矩的，真有個學生樣子。從先乍上學的時候，我還說他教的孩子們盡會弄酸排場，這不是沒要緊麼？後來時候長了，才見先生們教訓，是教孩子們實行不虧哩。」今之教學者，何不講此。黃興道：「是些甚麼酸款？我也聽聽。」陶氏道：「你聽著罷。先生教孩子們寅時就得起來，須梳頭洗臉，不准邇邇邊邊的。梳洗完畢，因著你沒在家，便叫他先來見我。須站在門旁。我若起來，他便問道：『媽媽睡醒了。兒要上學去了，媽媽還叫兒作麼否？』我若未起，須待我醒來，問道：『媽媽起來不？兒上學去，媽媽有事用兒否？』我或起或未起，若叫他上學去，先向我深深一揖，倒退而出。此是第一條學規，由人則孝上做起。到學中先拜聖牌，次揖老師，然後歸坐唸書。放學時候，又拜聖牌，再揖老師。聖人百世師，故先拜聖，次拜師，以示朝夕不忘誠敬。到家時候還得給我作揖。晨昏定省畢生皆應如是。成天家勞勞叨叨的，就是這麼些個事。此是用時習實功，倫常日用。習慣成自然，足見其學不厭誨不倦處。若是誠齋家來，還得揖他哥哥，不論走到那裡，凡遇上，必站立問候，久未見者，也得作揖，是第二條學規，由出則弟上行去。不准放肆一點。一句瞎話也不准說。此是第三條學規，極之以謹信。同學們須要和氣，此是第四條學規，教之泛愛眾。誰比誰強，誰就得敬誰。即是第五條學規，教之以親仁。那些事一言難盡。等時放了學，你看著罷。合唱戲的一樣，揖讓成風，古道皆然。又要給你作揖了，狠有些意思。」正說之間，黃心齋家來了。果然向黃興作揖道：「爹爹吃了飯沒有？」黃興笑道：「這麼大個人，卻也學上來了。」雖白頭小子，亦宜如此。黃心齋不敢多言，遂又拜過陶氏。說著黃誠齋也回來了，見了黃興深深一揖，面帶笑容道：「爹爹才到家麼？」黃興道：「來到半天了。你老師好哇？」黃誠齋道：「老師卻是身安。爹爹在外身體勞乏，卻是面色甚好。」黃興道：「好哇，沒病沒災的。你坐下罷。」黃誠齋應道：「是。」嘴裡答應著，卻轉到陶氏身旁深深一揖，又向心齋揖過，方回至門旁落座。寫誠齋從容中禮，如一幅畫圖。黃興見他面無憂色，遂笑問道：「你老師生麼氣哩？」黃誠齋道：「老師沒生氣呀！」黃興道：「虧來你老師教訓好，怎麼學著撒謊？我在門外看見，沒有進去。那打的是誰呀？」黃誠齋笑道：「那是因為兒說差了話，打了幾界尺，也不大麼疼。」黃興道：「說差了麼話呀？你對我說來。」黃誠齋見哄不過去，遂直言告道：「今天早飯後，老師沒在書房。馬表弟使老師的筆寫字。寫完了，擱差了地處。老師回來，便問誰動筆哩。馬表弟見問，不敢答言。馬生犯不謹規，如實承認尚有可恕。老師定問是誰。我看著事不能了，遂向老師道：『老師沒要生氣。』老師忙接道：『你動筆哩。只許今一次，後再如此，定不能恕！』我見老師息怒，便道：『不是門生動筆，是馬樂孝動筆。』這句話沒要緊，老師的氣反大了，說：『是你沒動筆，怎麼攙話接舌？這麼大膽哪，這就該打！你又說是馬樂孝動筆。他動筆用著你說麼？這便無愛眾之意，更該打！』僅將為兒打了幾界尺。不過臊皮就是了，打的並不疼。」黃興道：「沒打你表弟麼？」黃誠齋道：「說他問著還不說，所謂信又何在？也打了兩下。」黃興道：「這還罷了。」先生嚴教是公心，東家疼愛有偏見。又問黃心齋道：「你老師為甚麼打許順呢？」黃心齋道：「為的教他放學回去，總得給他母親哥嫂作揖。他家說是不必，家裡的事，你老師還知道麼，他便從了。有違孝思務本之意烏乎可。今日老師合旁人說話，說起這個來了，鬧的老師也知道了，所以打他。」打的是不循實行明，犯入孝之條。況一欺哄，便違謹信戒。黃興道：「這些故事真是不少。唸書就是了，也不知弄這些閒情作甚麼！」以先務為閒情，儒教之所由失其真傳也。陶氏笑道：「你忘了他老師說的學規了麼？不是說甚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。這就是那個理。如不能行，學一個好嘴子，賊鬼流滑，將來莫有壞不了的。這麼著唸書，那怕文學不好，上達不了，總成個正經人。那麼為學，就是作官為宦，也短不了挨罵，落一個臭名兒天下傳揚，丟人擺怪，損陰喪德，再鬧的斬宗絕嗣。那算誰的錯處，莫非不怨先生麼？」陶氏居然陶成女中智慧矣。欽其性情之雅正，心地之明亮可以振頹俗可以警迷頑。慎勿讀書味理，以致敗壞名教，貽祖父羞，惹婦人笑也。黃興道：「你一個婦人家，比我還明白。不但比你明白，世之教學誤人者皆當為之汗下。要知四海之內，不若婦人者多多，豈但我自己一人？」的真不假。陶氏道：「吃飯罷，別說這些閒話了！」說畢，遂用過飯。

黃興又過李金華那邊看望。二人見面周旋一回，說些外省見聞，遂將那三張三教法論遞與李金華。李金華看了一遍，遂道：「三教之中，雖各有弊病，卻只怨為士一家。為士的若能通明正道，那兩家萬無不從之理。釋道兩教歸咎於儒，為士責任關係重大。況且僧道兩家，也得先念四書，通明瞭其中大意，方可再學經卷。這一張儒學示，甚是透徹。若那為館師的身體力行，自然為聖門功臣。像這時那些酸秀才們，真是沒有說頭。」一句抹倒假斯文。黃興道：「常言說的好，『窮秀才，窮秀才』呢。他為窮所累，也是不得不如此。」李金華笑道：「秀才可不窮。上而公卿，下而邑宰，及一切教諭，皆是從秀才出。況且胸藏八斗，學富五車，怎麼會窮呢？」黃興道：「俗說窮秀才，也不能無因哪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非秀才窮，實為秀才者自窮之也。其窮有四：詩書不通，學之窮也；義理不作，行之窮也；甘於秀才，志之窮也；難脫秀才，術之窮也。有此四窮，遂終日憂悶不解，愈趨愈下，便不得不算個窮秀才耳。若像這告示所說，先竭力於孝，使學者法之自然，有個天運循環。」儒士敦本教化熙治一道同風，國家慶祥入學出弟俗美中天。黃興道：「一個論孝的秀才，也沒有麼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莫說論孝，連書上的字，都鬧不清哩！」黃興道：「你說的呀！」李金華笑道：「有一個笑話，說是一個館師講四書，講到子游問孝一章，說道：『子游是孔子弟子。一日來問孝，孔子答道：『如今的孝子，但能養親。親不若犬馬，何也？人之養犬馬者，皆能養了，總得恭敬他點。若不恭敬他，何以別為犬馬乎？』這是講錯了的。如此當令聖人哭。又有一個不認字的，與徒弟們講到孝上。說是千萬要孝父親，至於母親，孝不孝沒要緊。若按禮說，更不可孝母親。曲禮曰：『母不敬』呢！如此更令周公恥。又有一個信因果常講佛法的，說是為人三世行善，方能轉生個母狗。禮記上說，『臨財母狗得，臨難母狗免。』可見母狗最不容易托生了。」黃興笑道：「這一個不但講錯了，而且認錯了。誠令人可笑！」李金華笑道：「那宗先生若轉生個母狗，還是萬福哩！那裡母狗叫他轉生？」說著不覺大笑。

這時從外來了二人，李金華慌忙迎出。黃興亦隨之。四人同揖，讓進書房。若問是誰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且自虞廷有司徒，而庠序學校。三代因之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孔子集群聖以承道統，而後入孝出弟之教責歸師儒焉。厥後制藝開科，務進取者，但講文字，不論實修。讀聖賢書，求其身體而力行者，百不得一。遂置孝弟於不顧矣。即有二三持衡者為之提唱聖教，而積重難返，愈趨愈下，始猶先讀六經，後習詩文。繼則不通六經，即習詩文，所以魚魯弗詳真偽莫辨。文外字差，貽笑大方，至學窮行窮志窮術窮。秀才有四窮之目，其高明者，專工文章，爭趨時尚，巧潤詩賦。曲中試官，求功名誠利且速矣。不知求功名愈利，去聖教愈遠也，求功名愈速，墜濁流愈深也。金鍾傳本四書以立學規，即據學規以課生徒，其有不合者。撻以記之，入孝出弟，謹信泛愛，隨在肆應。不過霎時耳，豈有礙於講經論文也哉，奈館師自誤誤人。俾子弟輩讀書數載。悖親陵長，不知孝弟為何物。且不令謹信，必滋詭詐。不使泛愛，必生傲慢，揆彼子弟輩父兄之初心，豈真欲其如斯哉。況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其幾希，讀書者原為保其幾希耳。試觀今之教讀者是令人保其幾希乎。抑令人喪其幾希乎。嗚乎，何其可哀而可懼耶。

理注：

話說黃興聽說申李二位先生，教學生甚有次序，是教為學的實行，不虧人人孰行孝悌。各各尊敬長上。其不是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，一家讓一國興讓。領人同歸大化，此書可為益世寶訓，讀斯書者，莫視為老生常談。稱理說可為三教宗旨，實補於性理未發之遺。申李二位，教的四個學生，可名四端，諸事不苟，原是行住坐臥不離者個，端方正直，才能保太和中和矣。又申李馬陶黃杜等，同在善莊，皆不出方寸之外，修身之士，皆可看末後了義一著矣。

偈雲：

修身學道莫談玄，三教須知孝為先。